

聊斋志异

主编
张
丽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聊斋志异

张丽◎主编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聊斋志异

主 编:张 丽

责任编辑:孙明媚

出 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长春市立涛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0 千字

印 张:8

版 次:2005 年 12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- 5000 册

书 号:ISBN 7 - 80698 - 375 - 9/I·41

定 价:29.80 元

目 录

卷 一

灵宫	1	画皮	9
青凤	2	贾儿	14

卷 二

董生	20	水莽草	55
陆判	25	莲香	60
婴宁	33	巧娘	73
聂小倩	46		

卷 三

江中	84	狐妾	87
小髻	85	赌符	93
霍生	86		

卷 四

青梅	97	公孙九娘	116
田七郎	108	柳秀才	124

秀才驱怪	125	白莲教	130
棋鬼	128	胡相公	133

卷 五

封三娘	138	莲花公主	169
狐梦	147	长治女子	172
花姑子	152	绿衣女	177
武孝廉	161	柳氏子	180
孝子	166	彭海秋	182
阎王	167		

卷 六

潞令	189	菱角	212
马介甫	190	考弊司	216
绛妃	195	聂政	220
云翠仙	200	冷生	222
小谢	207		

卷 七

邵女	224	梅女	244
巩仙	236		

卷一

灵

官

【原文】

朝天观道士某，喜吐纳之术。有翁假寓观中，适同所好，遂为玄友。居数年，每至郊祭时，辄先旬日而去，郊后乃返。道士疑而问之。翁曰：“我两人莫逆，可以实告：我狐也。郊期至，则诸神清秽，我无所容，故行遁耳。”又一年，及期而去，久不复返。疑之。

一日忽至，因问其故。答曰：“我几不复见子矣！曩欲远避，心颇怠，视阴沟甚隐，遂潜伏瓮下。不意灵官粪除至此，瞥为所睹，愤欲加鞭。余惧而逃。灵官追逐甚急。至黄河上，濒将及矣。大窘无计，窜伏溜中。神恶其秽，始返身去。既出，臭恶沾染，不可复游人世。乃投水自濯讫，又蛰隐穴中几百日，垢浊始净。今来相别，兼以致嘱：君亦宜隐身他去，大劫将来，此非福地也。”言已，辞去。道士依言别徙。未几而有甲申之变。

【白话】

朝天观的道士某人，喜欢呼吸这种养生法。有个老人借住在观中。恰好也同样喜欢呼吸这种养生法术，二人于是成了好朋友。住了八年。每到郊祭时，这老人就先一旬离去，郊祭后再返回观中。道士不明白这样做的缘故，便问他。老人说：“我们两人是莫逆之交，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我是狐狸。郊祭的日子一到，各路神仙都来清扫，我无处容身，所以，自行逃走。”又一年，到郊祭的日子，他便走了，很久很久也没有返回观中来。道士对此非常疑惑。一天，忽然老人来到了，道士问他这是为什么？老人回答说：“我几乎见不到先生了！过去想远远躲藏起来，心里感到很倦怠，看到阴沟里很隐蔽，于是，我就潜伏在一个缸子下面。没有想到灵官打扫到这里，一眼被他看见，生气地欲加鞭于我。我惧怕地逃走了。灵官又追赶的很急。跑到黄河

上,快要淹死了,百般无奈,窜到厕所里面,神人嫌这地方太脏,才返身回去。我从那里出来,身上沾染了恶臭味,不能在人间出现。于是投水自洗,洗后又隐居洞中,过了几百天污垢才除尽,今天来到贵观,和你告别。同时,告诉你几句话,先生也应该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,大的劫难即将到来。这里不是福地。”说完,告别而去。道士听从了他的话,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没过多久,便发生了甲申之变,兵火围困了北京城,明朝皇帝吊死煤山,大明江山垮台了。



【原文】

太原耿氏,故大家,第宅弘阔。后凌夷,楼舍连亘,半旷废之。因生怪异,堂门辄自开掩,家人恒中夜骇哗。耿患之,移居别墅,留一老翁门焉。由此荒落益甚。或闻笑语歌吹声。耿有从子去病,狂放不羁。囑翁有所闻见,奔告之。

至夜,见楼上灯光明灭,走报生。生欲入视其异。止之,不听。门户素所习识,竟拨蓬蒿,曲折而入。登楼,殊无少异。穿楼而过,闻人语切切。潜窥之,见巨烛双烧,其明如昼。一叟儒冠南面坐,一媪相对,俱年四十余。东向一少年,可二十许;右一女郎,才及笄耳。酒馔满案,围坐笑语。生突入,笑呼曰:“有不速之客一人来!”群惊奔匿。独叟诧异:“谁何人人闾闾?”生曰:“此我家也,君占之。旨酒自饮,不邀主人,毋乃太吝?”叟审谛之,曰:“非主人也。”生曰:“我狂生耿去病,主人之从子耳。”叟致敬曰:“久仰山斗!”乃揖生入,便呼家人易馔。生止之。叟乃酌客。生曰:“吾辈通家,座客无庸见避,还祈招饮。”叟呼:“孝儿!”俄少年自外入。叟曰:“此豚儿也。”揖而坐,略审门阀。叟自言:“义君姓胡。”生素豪,谈论风生,孝儿亦倜傥。倾吐间,雅相爱悦。生二十一,长孝儿二岁,因弟之。叟曰:“闻君祖纂涂山外传,知之乎?”答曰:“知之。”叟曰:“我涂山氏之苗裔也。唐以后谱系犹能忆之;五代而上无传焉。幸公子一垂教也。”生略述涂

山女佐禹之功，粉饰多词，妙绪泉涌。叟大喜，谓之曰：“今幸得闻所未闻。公子亦非他人，可请阿母及青凤来共听之，亦令知我祖德也。”孝儿入帙中。少时，媪偕女郎出。审顾之，弱态生娇，秋波流慧，人间无其丽也。叟指媪曰：“此为老荆。”又指女郎：“此青凤，鄙人之犹女也。颇慧，所闻见，辄记不忘，故唤令听之。”生谈竟而饮，瞻顾女郎，停睇不转。女觉之，辄俯其首。生隐蹑莲钩，女急敛足，亦无愠怒。生神志飞扬，不能自主，拍案曰：“得妇如此，南面王不易也！”媪见生渐醉，益狂，与女俱去起，遽褰帷去。生失望，乃辞叟出。而心萦萦，不能忘情于青凤也。

至夜，复往，则兰麝犹芳，凝待终宵，寂无声咳。归与妻谋，欲携家而居之，冀得一遇。妻不从，生乃自往，读于楼下。夜凭几，一鬼披发人，面黑如漆，张目视生。生笑，拈指研墨自涂，灼灼然相与对视。鬼惭而去。次夜更深，灭烛欲寝，闻楼后发扃，辟之闾然。急起窥覘，则扉半启。俄闻履声细碎，有烛光自房中出。视之，则青凤也。骤见生，骇而却退，遽阖双扉。生长跪而致词曰：“小生不避险恶，实以卿故。幸无他人，得一握手为笑，死不憾耳。”女遥语曰：“翩翩深情，妾岂不知？但吾叔闺训严谨，不敢奉命。”生固哀之，曰：“亦不敢望肌肤之亲，但一见颜色足矣。”女似肯可，启关出，捉之臂而曳之。生狂喜，相将入楼下，拥而加诸膝。女曰：“幸有夙分；过此一夕，即相思无益矣。”问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阿叔畏君狂，故化厉鬼以相吓，而君不动也。今已卜居他所，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。而妾留守，明日即发矣。”言已，欲去，云：“恐叔归。”生强止之，欲与为欢。方持论间，叟掩入。女羞惧无以自容，俯首依床，拈带不语。叟怒曰：“贱婢！辱我门户！不速去，鞭挞且从其后！”女低头急去，叟亦出。生尾而听之，诃诟万端，闻青凤嚶嚶啜泣。生心意如割，大声曰：“罪在小生，与青凤何与？倘宥青凤，刀锯铁钺，愿身受之！”良久寂然，乃归寝。自此第内绝不复声息矣。生叔闻而奇之，愿售以居，不较直。生喜，携家口而迁焉。居逾年，甚适，而未尝须臾忘青凤也。

会清明上墓归，见小狐二，为犬逼逐。其一投荒窜去，一则皇急道上。望见生，依依哀啼，翦耳辑首，似乞其援。生怜之，启裳衿，提

抱以归。闭门，置床上，则青凤也。大喜，慰问。女曰：“适与婢子戏，遽此大厄。脱非郎君，必葬犬腹。望无以非类见憎。”生曰：“日切怀思，系于魂梦。见卿如得异宝，何憎之云！”女曰：“此天数也，不因颠覆，何得相从？然幸矣，婢子必以妾已死，可与君坚永约耳。”生喜，另舍居之。

积二年余，生方夜读，孝儿忽入。生辍读，讶诘所来。孝儿伏地，怆然曰：“家君有横难，非君莫救。将自诣，恐不见纳，故以某来。”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公子识莫三郎否？”曰：“此吾年家子也。”孝儿曰：“明日将过，倘携有猎狐，望君留之也。”生曰：“楼下之羞，耿耿在念，他事不敢预闻。必欲仆效绵薄，非青凤来不可！”孝儿零涕曰：“凤妹已野死三年矣。”生拂衣曰：“既尔，则恨滋深耳！”执卷高吟，殊不顾瞻。孝儿起，哭失声，掩面而去。生如青凤所，告以故。女失色曰：“果救之否？”曰：“救则救之。适不之诺者，亦聊以报前横耳。”女乃喜曰：“妾少孤，依叔成立。昔虽获罪，乃家范应尔。”生曰：“诚然，但使人不能无介介耳。卿果死，定不相援。”女笑曰：“忍哉！”次日，莫三郎果至，缕膺虎帐，仆从甚赫。生门逆之。见获禽甚多，中一黑狐，血殷毛革。抚之，皮肉犹温。便托裘敝，乞得缀补。莫慨然解赠。生即付青凤，乃与客饮。

客既去，女抱狐于怀，三日而苏，展转复化为叟。举目见凤，疑非人间。女历言其情。叟乃下拜，惭谢前愆。喜顾女曰：“我固谓汝不死，今果然矣。”女谓生曰：“君如念妾，还祈以楼宅相假，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。”生诺之。叟赧然谢别而去。入夜，果举家来。由此如家人父子，无复猜忌矣。生斋居，孝儿时共谈宴。生嫡出子渐长，遂使傅之；盖循循善教，有师范焉。

【白话】

太原有个姓耿的，原是个官僚世家，家里住房高大而又宽阔。后来衰落了，一座座的楼台馆舍，多半空闲着。因而就发生一些反常的怪现象，堂门总是自开自闭，家人时常半夜三更吓得乱喊乱叫。姓耿的害怕了，就移居到别墅，只留下一个老头儿看门守院。从此以后，就更加荒凉冷落了，有时听见院里有笑语声，歌声和吹奏乐器的声

音。

姓耿的有个侄儿，名叫耿去病，性格狂放，不受任何约束。他嘱咐看门的老头儿，倘若听到或看到什么，赶紧告诉他。到了晚上，老头儿看见楼上灯火一闪一闪的，就跑去向他报告。他要进去看看，到底是些什么怪物。老头儿阻止他，他不听。因为门户一向很熟悉，他就扒拉着蓬蒿野草，拐弯地往里走。上了楼，不见有什么特殊的怪现象。穿楼过去，听见一阵轻声细语的说话声。偷偷一看，见屋里点着两支大蜡烛，照得如同白昼。一个戴儒巾的老头儿朝南坐着；一个老妇人坐在他的对面，都有四十多岁。东边坐着一个青年，大约二十来岁；右边坐着一个女郎，只有十五六岁。桌子上摆满了酒肉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笑语声声。他突然闯了进去，笑着喊道：“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！”大伙儿惊慌得跑进屋里躲了起来。只有老头儿迎出来责问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闯进人家的内室？”他说：“这是我家的房子，是你占据了。设酒自饮，也不邀请主人，未免太吝啬了吧？”老头儿仔细看了看他，说：“你不是这家的主人。”他说：“我是狂生耿去病，主人的侄儿。”老头表示敬意地说：“久仰大名！”就请他进屋，招呼家人换酒换菜。他拦阻了。老头儿给他敬酒，他说：“咱们世代有交情，座上的客人用不着回避，还是请你招呼他们出来，一起喝酒吧。”老头儿喊了一声：“孝儿！”声音刚落，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。老头儿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。”孝儿向他作了个揖，就坐下了。他稍稍打听老头儿的家世。老头儿说：“我姓胡，名叫义君。”他一向豪放不拘，谈笑风生，孝儿也很豪爽；谈吐之间，互相很爱慕。他二十一岁，比孝儿大两岁，就把孝儿当做弟弟。老头儿问他：“听说你家先人编过《涂山外传》，你知道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知道。”老头儿说：“我家是涂山氏的后代。唐朝以后，家谱支系还能记得；唐五代以前，已经失传了。希望公子能讲给我们听听。”他就大略讲了一段涂山女辅佐大禹的功绩，用很多优美的词句加以形容。精妙的议论滔滔不绝。老头儿很高兴，告诉儿子说：“今天很荣幸，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故事。耿公子也不是外人，可以请你母亲和青凤出来，一同听听，也叫他们知道我家祖先的功德。”孝儿领命，进入幔帐里面去了。不一会儿，

老妇人和女郎一起走了出来。他仔细一看，只见弱态生娇，秋波流慧，人间没有比她再美的了。老头儿指着老妇人说：“这是我的老伴儿。”又指着女郎说：“这是青凤，我的侄女。很聪明，凡是听到和看到的事情，就能记住不忘，所以叫她也来听听。”

耿去病讲完了故事喝着酒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旁边的女郎，女郎发觉了，就羞答答地低着头。他偷偷地用脚踹女郎的金莲。女郎急忙把脚收回去，也不生气发怒。他得意忘形，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就拍着桌子说：“得到这样漂亮的媳妇，用皇位来换我也不换！”老妇人看他逐渐喝醉了，越来越癫狂，就和女郎一起站起来，急匆匆地撩起门帘，回到幔帐里面去了。他感到很失望，就辞别老头儿往外走。但是青凤的影子总是缠绕在心头上，忘也忘不掉。到了晚上，他又去了，屋里仍有兰麝的芳香，但是聚精会神地等到天亮，却静得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。

他回家跟妻子商量，想携带全家住在里面，希望能够遇上青凤。妻子不同意，他就一个人搬进去，住在楼下读书。夜里正坐在桌旁，一个恶鬼披头散发的闯进屋来，脸像黑漆，瞪着眼睛看着他。他笑笑，伸出指头在砚台里蘸上墨汁，把自己的脸也涂得墨黑，瞪着闪亮闪亮的眼睛，和恶鬼对视。恶鬼惭愧地退出去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夜已深，他熄了灯，将要就寝，忽然听到楼后有人拔开门闩，砰的一声，开了楼门。他急忙爬起来，偷着往外看，楼门半开着。不一会儿，听到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有人拿着灯从房子里走出来。一看，原来是青凤。青凤突然见他站在面前，吓了一跳，赶紧退回屋里，急忙关上了两扇房门。他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对青凤说：“我不避险恶，实在是因为你。幸好没有别人，能够握握你的手，能为我笑一笑，死了也不屈了。”青凤站得远远地说：“你的深情，我怎能不知？但是叔叔的家教很严，我不敢答应你。”他一再哀求说：“我也不敢希望相亲，只求看到你的容貌就满足了。”女郎好像答应了，开了房门走了出来，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了起来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和她膀靠膀地来到楼下，把她抱起来，放在膝盖上，青凤说：“幸好我们前世有缘；若是过了今天晚上，就是思念也没用了！”他问：“为什

么？”青凤说：“我叔叔怕你的癫狂，所以变成恶鬼来吓你，你却没有动心。现在他已经在别的地方选好了住所，全家都往新居搬运东西，把我留下来看守，明天就动身了。”说完就要走，说是害怕叔叔回来。他硬是拉着不放，想要和她合欢。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老头儿忽然推门进来了。青凤羞惧难当，无以自容，低头倚床，捻弄着裙带，一声不吭，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下贱的丫头，败坏门庭！还不快滚，等鞭子抽你！”青凤低头急去；老头儿也跟了出去。耿去病跟在后边听声，则是老头儿百般责骂，青凤嚶嚶的哭泣声。他心如刀割，大声说：“错在我的身上，和青凤有什么关系？你如果饶恕了青凤，刀劈斧剁，我甘愿领受！”过了很久，再也没有一点声音，他才回去睡觉。

从此以后，宅子里再也没有动静了。他叔叔听了，感到惊奇，愿意把宅子卖给他，而且不计较价钱。他很高兴，携带家口搬进去了。住了一年多，挺好，但他却没有一刻忘记青凤，正当他清明节上坟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两只小狐狸，被一条狗紧紧地追赶着。一只投进荒草里逃窜了；另一只在大道上惊慌失措，望见了耿去病，就依恋着哀哀哭叫，耷拉着耳朵缩着头；似乎哀求援救它。耿去病可怜它，拉开衣裳包着，把它抱回家里。关上房门，放到床上，原来是青凤。他高兴极了，又是抚慰又是问候。青凤说：“刚才和丫鬟在一起玩，遭遇这样大的灾难。倘若不是郎君搭救，一定葬身狗腹。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不是同类而厌恶。”耿去病说：“我每天念念不忘，梦里也是梦着你。今天看到你，如同得到珍贵的宝贝一样，怎么能说厌恶呢！”青凤说：“这也是天命，不是因为遭到危及生命的灾难，哪有机会跟随你呢？但也很好，丫鬟一定认为我已经死掉，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了。”耿去病很高兴，就在另外的房子里让她住下了。

过了二年多，耿去病正在夜里读书，孝儿忽然进来。他放下书本，惊讶地问他从哪里来。孝儿跪在地下，很凄惨地说：“我父亲有飞来的横祸，除了你以外，别人无法拯救。父亲想要亲自向你恳求，怕你不答应，所以叫我来恳求你。”耿问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孝儿说：“你认识莫三郎吗？”耿去病说：“他是我父亲一个同年的儿子。”孝儿说：“他明天将从你的门前路过，倘若带着一只猎取的狐狸，希望你能把

那只狐狸留下。”耿去病说：“楼下的羞辱，至今耿耿于怀，别的事情我不管。一定要我尽一点力。非青凤来不可！”孝儿流着眼泪说：“凤妹死在荒郊已经三年了。”他一甩袖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的怨恨就更深了！”说完，便拿起书本高声朗读，不再理会。孝儿爬起来，痛哭失声地捂着脸走了。

耿去病到青凤的屋子里，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她。青凤大惊失色，问道：“你真不救吗？”他说：“救是要救的；刚才没有应下来，也不是用来报复他从前横蛮不讲理罢了。”青凤这才高兴地说：“我从小孤单，依靠叔叔长大成人。过去虽然得罪了你，那是家规，应该如此。”耿说：“对，但却不能不叫人耿耿在心呀。你若真的死了，我一定不救。”青凤笑着说：“你真残忍！”

第二天，莫三郎果然来到门前。马肚子上系着镂花的金质勒带，腰上挎着虎皮弓袋。跟随一群威武的仆人。耿去病站在门外迎接他。看见他猎取了很多飞禽走兽，其中有一只黑狐狸，血污皮毛。伸手摸摸，皮肉还温暖。就借口自己的皮衣服坏了，要这张狐狸皮缝补。莫三郎慷慨地解下送给他。他立即交给青凤，才招待莫三郎喝酒。客人走了以后，青凤把黑狐狸抱在怀里，三天才苏醒过来，活动了一会儿还变成了老头儿。老头儿抬眼看见青凤，怀疑这里不是人间。青凤把过去的一段经历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。老头儿拜谢耿去病，对前几年的过失，表示惭愧和道歉。又高兴地看着青凤说：“我原先就说你没死，现在果然说对了。”青凤对耿去病说：“你若真把我系在心上，还要请你借给我家一所楼房，让我能够报答养育之恩。”耿去病答应了她的要求。老头儿羞得满脸通红，谢过之后，告别走了。到了晚上，果然全家都来了。从此以后，如同一家人的父子，不再互相猜忌了。在耿去病的书房里，孝儿时常和他吃酒谈天。他大老婆生的儿子逐渐长大，就让孝儿做教师。孝儿循循善诱，很有老师的风范。



【原文】

太原王生，早行。遇一女郎，抱襖独奔，甚艰于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姝丽，心相爱乐，问：“何夙夜踽踽独行？”女曰：“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忧，何劳相问。”生曰：“卿何愁忧？或可效力，不辞也。”女黯黯曰：“父母贪赂，鬻妾朱门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，所弗堪也。将远遁耳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在亡之人，乌有定所。”生言：“敝庐不远，即烦枉顾。”女喜，从之。生代携襖物，导与同归。女顾室无人，问：“君何无家口？”答云：“斋耳。”女曰：“此所良佳。如怜妾而活之，须秘密勿泄。”生诺之。乃与寝合。使匿密室，过数日而人不知也。生微告妻。妻陈，疑为大家媵妾，劝遣之。生不听。

偶适市，遇一道士，顾生而愕。问：“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君身邪气萦绕，何言无？”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“惑哉！”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。”生以其言异，颇疑女。转思明明丽人，何至为妖，意道士借魔褱以猎食者。无何，至斋门，门内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逾墘垣。则室门已闭。蹑足而窗窥之，见一狞鬼，面翠色，齿巉巉如锯。铺人皮于榻上，执彩笔而绘之。已而掷笔，举皮，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睹此状，大惧。兽伏而出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迹之，遇于野，长跪求救。道士曰：“请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，甫能觅代者，予亦不忍伤其生。”乃以蝇拂授生，令挂寝门。临别，约会于青帝庙。生归，不敢入斋，乃寝内室，悬拂焉。一更许，闻门外戢戢有声，自不敢窥，使妻窥之。但见女子来，望拂子不敢进，立而切齿。良久，乃去。少时，复来。骂曰：“道士吓我。终不然，宁人口而吐之耶！”取拂碎之，坏寝门而入。径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搯生心而去。妻号。婢入烛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陈骇涕不敢声。

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“我固怜之，鬼子乃敢尔！”即从生弟来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“幸遁未远。”

问：“南院谁家？”二郎曰：“小生所舍也。”道士曰：“现在君所。”二郎愕然，以为未有。道士问曰：“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？”答曰：“仆早赴青帝庙，良不知。当归问之。”去，少顷而返，曰：“果有之。晨间一姬来，欲佣为仆家操作，室人止之。尚在也。”道士曰：“即是物矣。”遂与俱往。仗木剑，立庭心，呼曰：“孽鬼！偿我拂子来！”姬在室，惶遽无色，出门欲遁。道士逐击之。姬仆，人皮划然而脱。化为厉鬼，卧嗥如猪。道士以木剑杵其道；身变作浓烟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，置烟中，颯颯然如口吸气，瞬息烟尽。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视人皮，眉目手足，无不备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画轴声，亦囊之，乃别欲去。

陈氏拜迎于门，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谢不能。陈益悲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“我术浅，诚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。往求，必合有效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市上有疯者，时卧粪土中。试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”二郎亦习知之。乃别道士，与嫂俱往。见乞人颠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秽不可近。陈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：“佳人爱我乎？”陈告以故。又大笑曰：“人尽夫也，活之何为！”陈固哀之。乃曰：“异哉！人死而乞活于我。我阎罗耶？”怒以杖击陈。陈忍痛受之。市人渐集如堵。乞人咯痰唾盈把，举向陈吻曰：“食之！”陈红涨于面，有难色。既思道士之嘱，遂强啖焉。觉入喉中，硬如团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结胸间。乞人大笑曰：“佳人爱我哉！”遂起，行已不顾。尾之，入于庙中。迫而求之，不知所在。前后冥搜，殊无端兆，惭恨而归。既悼夫亡之惨，又悔食唾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愿即死。

方欲展血斂尸，家人伫望，无敢近者。陈抱尸收肠，且理且哭。哭极声嘶，顿欲呕。觉膈中结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惊而视之，乃人心也。在腔中突突犹跃，热气腾蒸如烟然。大异之。急以两手合腔，极力抱挤。少懈，则气氤氲自缝中出，乃裂缙帛急束之。以手抚尸，渐温。覆以衾褐。中夜启视，有鼻息矣。天明，竟活。为言：“恍惚若梦，但觉腹隐痛耳。”视破处，痂结如钱，寻愈。

异史氏曰：“愚哉世人！明明妖也，而以为美。迷哉愚人！明明忠也，而以为妄。然爱人之色而渔之，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。天

道好还,无往不复,但愚而迷者不悟耳。哀哉!”

【白话】

太原有个姓王的书生,清晨走在路上,遇见一个女子,抱着个包袱,独自奔波,走得很吃力。他加快脚步,赶到跟前一看,是个十六七岁的美貌女子。王生心里很喜欢她,就问道:“你有什么事情,大清早孤单单的一个人赶路?”女子说:“你是过路的人,不能解除我的忧愁,又何必劳神问讯。”王生说:“你有什么忧愁呢?如果我能为你效力,决不推辞。”女子显得很沮丧,愁眉苦脸地说:“父母贪图钱财,把我卖给富贵人家。大老婆很嫉妒,早晨咒骂,晚上毒打,我实在受不了,想远远地逃走。”王生问她:“你逃到什么地方去呢?”女子说:“正在奔逃的人,没有一定的地方。”王生说:“我家离这不远,请你受点委屈,就到我家里去。”女子很高兴,答应了。他替女子拿着包袱,领她一起回到家里。女子看看屋里没有人,就问道:“你怎么没有家口呢?”王生回答说:“这是书房。”女子说:“这个房子很好。你如果可怜我,要救我,就得保守秘密,不要泄露出去。”王生点头答应了。于是二人就同居了。

王生把女子藏在秘室里,过了好多天,有人也不知道。他向妻子稍稍透露了一点儿。妻子陈氏,怀疑女子是富家大户的小老婆,劝他赶快把她打发回去。王生不听。

一天,王生偶然来到市上,遇见一个道士,打量着他,表现出惊疑的神色。问他道:“你碰到什么啦?”王生说:“没有。”道士说:“你身上被邪气缠绕着,怎么还说没有呢?”王生极力给自己辩白,说他确实没有碰到什么东西。道士才离开他走了,并说:“鬼迷心窍啊!世上还真有死到临头而不省悟的人!”王生听他说得很奇怪,便有些怀疑那个女子;但转而一想,明明是个美人,哪能是妖怪,便认为道士不过是以画符念咒、驱神捉鬼来混饭吃的。

不一会儿,到了书斋门前,门从里边插上了,进不去。他心里有些疑惑,大白天的插着大门干什么?就越过墙豁子。到门口一看,书房的门也从里边插上了。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,趴在窗上往里看,只见一个狰狞的恶鬼,脸是翠绿色,牙齿尖尖的像锯子。把人皮铺在床

上,拿着彩笔在上面画;画完了,扔掉彩笔,提起人皮,像抖落衣服似的抖了抖,往身上一披,就变成了美女。王生看到这个情景,害怕极了,就趴在地上爬了出来。急忙去追寻道士,道士不知哪里去了。他到处寻踪追迹,在野外碰到了,就直挺挺地跪在地上,请求援救。道士说:“我给你把它赶走。这个家伙也费尽了苦心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替身。我也不忍心伤害它的生命。”就给王生一把蝇拂,叫他挂在卧室的房门上。临别的时候,还约定下次在青帝庙会面。

王生回到家里,不敢再进书斋,就睡在卧室里,把蝇拂挂在房门上。大约一更左右,听到门外有“戢戢”的声音。他自己不敢趴门缝看,就让妻子看。只见女子来了,望着蝇拂,不敢进屋;站在那里咬牙切齿,老半天才离开。过了一会儿,又回来了,骂道:“道士吓唬我。终不成把吃到嘴里的东西吐出来!”就把蝇拂摘下来扯碎了,破门而入;径直上了王生的卧床,扯开王生的肚子,掏出王生的心走了。王生的妻子大喊大叫。使女进来拿灯一照,王生已经死了,腔血溅得四处都是。陈氏吓得哭得不敢出声。第二天,打发弟弟二郎快去告诉道士。道士气忿地说:“我本来可怜它,鬼东西竟敢这样!”就跟着王生的弟弟来了。

这时,那女子已经不知哪里去了。道士抬头向四周望了望,说:“好在逃得不远。”就问二郎:“南院是谁家?”二郎说:“那是我的住所。”道士说:“现在你家。”二郎吃了一惊,认为他家不能有那个妖怪。道士问他:“有没有个不认识的人到你家里来?”二郎回答说:“我一早就到青帝庙,家里的情况确实不知道。我该回去问问。”去了不一会儿,返回来说:“果然有。早晨来了一个老太太,要雇给我家干活,我妻子把她留下来,现在还在我家呢。”道士说:“就是那个鬼东西了。”就和二郎一起来到了南院。道士手里拿着桃木剑,站在院当心,大喝说:“妖孽,快偿还我的蝇拂!”老太太在屋里吓得张皇失措,脸无人色,出门就想逃跑。道士追上去就是一剑。老太太倒下了,披在身上的皮,哗啦一声脱了下来,变成了恶鬼,像一口蠢猪,趴在地下号叫。道士用桃木剑砍下它的脑袋;它的身子变成一团浓烟,在地上盘旋成一小堆。道士拿出一个葫芦,拔下塞子,搁在浓烟